

# 心學工夫論：實踐儒學的生命路徑

作者：陳復

## 第六節 闡發心學與書院立根

敝人會有這些看法的出現時間甚晚，而且，實在經過極巨大的挫折，在各種患難裡纔逐漸能領會。首先，如沒有徹底放棄知識的追逐，則敝人根本不可能意識到本體的存在。會願意認真放棄知識的架構去思考問題，實因知識只使敝人受理念的蒙蔽而看不見真相，更無法幫敝人真實解決人生的困惑，已經再無退路，不得不如此，否則安坐於象牙塔當個指天畫地的學者，不是很舒服的事嗎？要討論敝人如何會悟出心學，則得先討論書院，因這兩者有著軟體與硬體的關聯。會意識書院的存在（不只是書面的知道，而是指真實的意識出），實因大學時期常來往於台北縣泰山鄉的女友李萃家中，發覺在明志路上就有一間已經殘破不堪的明志書院，纔開始更認真去閱讀有關於書院的歷史，這纔驚覺書院竟是宋明時期大儒講論其領會的新學的道所，中華文化曾因大量有此教育基地，而得凝聚與傳播能量，中華文化的沒落，則更與清世宗命令書院廢學有關。此事立即引發敝人

省思：如果要復興中華文化，首要就得由復興書院開始做起，要復興書院，就得要做人自己先有一套新學問的蘊生！然而，當日敝人無法憑空設想出新學問，卻因泰山當地有些常習跆拳道孩童與青年，亟需較深刻的人文思想教育，來彌補他們知武不知文的弊端，因此，敝人受邀去辦學，在因緣的推波助瀾裡，我們索性就拿「明志書院」來做新學校的名稱，使得辦學不僅是辦學，更具有承先啟後的教育深意，增益當地孩童與青年對「明志書院」這四個字重新產生感情，這是民國八十五年（西元一九九六年）冬天的事。

泰山這個鄉地處於南亞塑膠公司的後面，工業污染的程度甚深，人民的教育水準低落，在這裡辦學，簡直如同王陽明在龍場設立龍岡書院，去對彼此語言不通的苗獠講學，有點苦中作樂的意思，當然，對照這裡往日竟然有明志書院的存在（會設立書院，當與山川風景甚雅麗，能裨益學子向學有關），泰山退化得實在很劇烈。敝人在明志書院開設「古典文化與創意思考」的課程，正巧院裡有個學生名字叫做胡育榮，他正是早期明志書院捐產興學的創辦人胡焯猷的直系後裔，有感於現在胡姓宗族對祖先曾經如此奮勉於聖賢志業的無感，反覆在爭奪的只是土地擁有權背後龐大的經濟利益，敝人常不斷提醒育榮說：「有朝一日要能懷著祖先開天闢地的氣魄，讓泰山重新恢復她的靜逸，或許土地已經因為被穿腸破肚而靈性散盡，但，最起碼不要再讓這裡的明志書院建築如此破敗潦倒，周遭佈滿鐵皮屋與檳榔攤……」聽得育榮不斷頑皮地笑著點頭。當時幾度在想，明志書院設立兩百三十餘年後的泰山，或許交通已經變得更便利，這裡人的精神卻反而退

化得太過離譜，年幼而欠缺教養的育榮，整日與車水馬龍的環境為伍，能記著曾經有個空降來這裡的老師，苦口婆心對他的託付嗎？而且，由於敝人當日在清華歷史研究所的課業日漸繁重，無暇與複雜的人事糾纏於應酬，在明志書院的辦學只維持半年，就不得不無疾而終，但，曾經因此而蒙受敝人教育的孩童與青年，敝人都對他們有著情感的眷戀，因為這是敝人的首度辦學。

民國八十七年（西元一九九八年）冬季，敝人開始在念博士班第一年，時間較為充裕，就再度與李萃合作，想藉由血緣與地緣的便利，促使書院教育在當地生根發芽，因此我們繼續在明志路上辦學，設立「大象書院」。會稱做「大象書院」，其義取自《老子》第三十五章說：「執大象，天下往。」意思是說，人如果能掌握大道的法象，天下的蒼生都將因此而歸往，我們希望能將親和的感覺與深遠的意境融合在一起，使得書院能重新被當地大人與孩童接納。王陽明在龍岡書院開始講授知行合一的學說，他能跨越各自生活的侷限，讓這群智慧尚未開發的人與他直通心性，我們與泰山鄉民同處於台北，卻彷彿身陷異域，如何不能用我們的能量，使他們對生命幡然醒悟？但，因應鄉民思考問題只重實用與否的態度，如果敝人執意只講心性層面的學問，最後恐怕會落得高低不相往來的處境，因此，敝人決計主要用開設作文班與國學班的方法，先吸引一群父母帶孩子來上課，再同時對他們都施加教育，避免孩子在書院學一套人格與知識要能結合的理論，回到家裡，父母教他們又是完全相反的一套。作文班與國學班的理念，並不在於教孩子寫文章或把經典背得滾瓜爛熟，文章與經典都只是一種認識人生的工具，重

點在於人自己有沒有想通，如果沒有想通，文章絕不可能寫得好，把經典多背幾段話都沒有意義。因此，教學並不在意學生記住什麼文字技法或先聖古訓，而是不斷與學生針對生活問題進行討論，並鼓勵學生發揮想像，從這種過程裡體會如何架構文字，並領會古人到底在說什麼。

當日敝人教育孩子，總會笑著跟孩子說：「放輕鬆點！」為使學生精神真的放鬆，敝人講學時常會放著空靈的心靈音樂，並戲稱自己是在「制禮作樂」，因為真正的思想教化需直通音樂的陶冶，纔能擺脫概念的孤立與束縛，讓講學成為人格的烘焙過程，而思想能落實在人生。照著這種精神來辦學，書院確實獲得相當卓越的效益，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，來書院報名作文或國學的學生就累積到三十人，從七歲到十二歲都有，甚至還與臨靠的跆拳道館合作，開課教授一群高中生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，在已經習慣庸俗與機械學習的時空裡，這些有點「古怪」的課程，固然是因我們帶點奇魅的才華去潑灑而至，但，更深層來想，引領學子思索自己的人生，纔是最根本的學問，世人只知捨本逐末的吞吐知識，究竟是誰更古怪呢？更具有深意者，因應教育部減輕國小學童課業高壓的政策，敝人適時開設文史弟子班，也就是說，敝人特別去尋覓對文學與歷史很有興趣的孩子，招納他們為弟子，師生到台灣各處的文史古蹟與風景勝地參觀飽覽，藉此培養他們從小就有開闊的胸襟與見識，而能對社會興發更深遠的懷抱。有感於人的無感，藉由儀式認真招納弟子的用意，更有確立師生深摯情誼，奮勉挽瀾去振興儒家教風，懷抱希望於未來的意思，不過，當日由於內外條件都未臻於成熟（外在條件

主要與教育部的政策根本只是換湯不換藥，學童無法真的去做課業外的充實有關；內在條件主要與敝人當日拿學童做對象，其年齡過輕，且敝人自身尚未具有實學的領悟)，招納弟子無法完整發揮其深意。

在這個過程裡，特別需要認識其中兩個弟子：住在新竹的黃彥翔同學與泰山本地的蔡正淳同學。認識彥翔這個孩子時，他年齡還不滿十二，為人聰明機警好學，甚至有些霸者氣息，敝人與他討論學問，他常一點就通，並立刻能與自己的生活聯想解釋，曾經問他：「你未來想做什麼？」他先是不假思索，立即回答：「我想做個歷史學家。」再問：「為什麼要做歷史學家呢？」他說：「因為歷史學家能去各地考古，看出每個地區過去的歷史，這條路應該會很有趣。」他想一想，再接著說：「可是，歷史學家對社會沒有實際的作用，我還想當一種家，就是家庭管理的家。」敝人聽來不禁覺得有趣，就問：「什麼是家庭管理的家？」他說：「就是在各地演講，教人如何把家庭管理好，因為社會是由許多家庭組成，如果我能教人如何把家庭管理好，社會就會跟著變好了。」敝人聽著大喜，擊掌說道：「這聽起來很像思想家嘛！」他連說：「對！對！我就是要當思想家！」敝人再說：「要當個思想家可不容易啊！你必須也要懂歷史，一個偉大的歷史家，必需同時是個思想家，相反亦是如此，司馬遷就是個例子。」他聽著就問道：「歷史家會同時做個思想家，是不是因為能將自己所認識的歷史，變做影響社會的能量？」敝人聽著微笑點頭。還有一回，與他討論經典正火熱，敝人興起就問：「思想家是要幫忙政府，還是要反抗政府呢？」他立刻就高聲回答：「如果社會很太平，思想

家就要幫忙政府，如果社會太混亂，思想家當然要反抗政府！」這種說法背後的思緒都已經相當清晰了。

正淳喜歡三國時期的歷史，敝人就不計成本，買一套大陸拍攝的三國演義影片來輔助教學，常播放這個光碟給他看，並從裡面發掘問題來討論，甚至建議他購買日本研發的三國演義電動玩具，藉由戰略遊戲來認識三國，使得正淳剛滿十三歲，三國歷史已經如數家珍，他認識的細密程度，敝人常得反覆翻書查證，否則無法立刻判斷他說的事蹟到底是史實還是傳說。正淳有時一性急，語言就會一口爆出，纏在一團，讓人無法理解他的意思，此時敝人會正色跟他說：「你想讓人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想的話就慢慢地說。」如此正淳就會喘口氣，重新再說一遍，這確實讓他說話的毛病慢慢在矯正，也使得他開始能與朋友溝通。當日正淳喚敝人做「師父」，因為他們的關係並不只是知識的傳授，敝人是用整個生命來影響正淳，而成為教育正淳思想的父親。有回問他：「你覺得師父對你的啟發是什麼？」正淳回答：「使我知道如何思考，並且能將歷史與現在的生活聯想在一起。」再問：「你如何知道自己已經會思考？」他則拐個彎回答：「我最近在讀明朝的歷史，覺得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經快要滅亡了。」敝人笑著說：「你如何看得出來呢？」他說：「因為現在的中華民國跟明朝末年的狀況很像，都是由亂臣賊子當道！」敝人對這幾個字聽得不禁心驚：「你又如何看出現在是亂臣賊子當道？」常會跳躍性思考的他則說：「師父，我覺得台灣的民主政治有問題。」問道：「有什麼問題呢？」他說：「黨派互相仇視，以偏蓋全的不斷攻擊彼此，讓政

策根本無法執行，國家還不會滅亡嗎？」

敝人教育弟子，會因應其不同的情性來推波助瀾或隨機指正。對於彥翔與正淳這兩個孩子，敝人曾經拿全部情感，去引領他們見道，一點一滴……

然而，大象書院的辦學還是終歸失敗了。失敗的外在環境，重點端在父母帶孩子來這裡學習，只有繳錢給孩子學才藝的心態，不曾想過自己也要跟著去做什麼心靈改變，甚至讓孩子來玩玩就好了，玩過嘗嘗鮮就想離開，這種來來去去的流動性太高，要讓辦學辦得不像安親班，而具有書院的實質深意，在島內這種積習裡，實在很困難。失敗的內在原因，則與敝人與李萃的感情至此已經破裂，破裂的原因實在太過複雜，與其講論表面的過程，不如更需回溯至自己精神問題的癥結：我，沒有一套能說服自己生命的真學問！這個問題太大太深了，牽引出敝人自出生至今生命全部的議題，想要拿一套學問來全盤囊括處理，哪裡是容易的事？然而，大象書院的瓦解，卻意外產生強大的效益，引爆出敝人無法再漠視自己精神的怠惰，否則再無活路啊！敝人往日確實面臨這段感情的破裂，幾度曾經想要自盡，因為生命實在太苦太苦了，我的國家要沒了；我的文化要沒了；台灣島內根本沒有我的出路；遙遠的祖國我看不見摸不著……，現在，連戀愛都如此困難，我，還活著要做什麼？但，此刻大象書院的逐漸歸於瓦解，並沒有立刻把我的生命逼上絕路，而是精神強烈的阻塞感，對書院對情人纏雜做一團的強烈痛苦，使得數不清的夜晚裡，敝人不斷在夢裡浮現各種書院瓦解的意象，還包括夢

見與情人各種曾發生與未發生的意象，痛苦到大汗淋漓的驚醒，有的意象夢裡就能明白其意思，有的意象則太過複雜，無法立刻洞見其深意。白天，則要強顏與李萃理性討論結束課程的事宜。

這些如真像幻含意甚深的夢境，點滴在消化掉敝人內在無法言說的錐痛，它們是如此孤寂的心境裡，敝人最深的安慰。如此持續兩個月的光陰，就在某天清晨，一捲夾著一捲的白雲，共同包著「心學」這兩個字浮現在我的夢境裡，並推出衝出我的夢境，使敝人驀然清醒，萬千喜悅地喃喃自語：「這就是生命的終極意義啊！」醒來後立即去翻閱往日只有懸在書架上的《陸九淵集》，發覺無不能神會暗合，此後就結束這場具有再生意象的交疊夢境了，敝人自家體會出的心學，就此宣告蘊生！

這是民國八十八年（西元一九九九年）的事。敝人猛然開始明白，往日聖賢千言萬語，只有如此一件事：生命自己會救自己，只要自己真實願意，生命會自己治療自己，幫自己覓得出路。「心學」兩字，就濃縮著這股體會。敝人後來回溯當日再無人能語的強大孤寂，不斷啃蝕著自己，卻完全逃不開躲不掉，只有不斷承受被啃蝕的至苦，開始能領悟生命本質上就是「獨立」的存在事實，不論喜悅或難過，甘苦都是「自作自受」，他人只能跟著「感同身受」，卻無法直接替換你去感覺你的甘苦，這種「獨立」的事實，如果不能承認它，就會轉引至「孤立」的感覺，而想藉由攀附他人的溫暖，換取自己短暫的喘息，這種不究竟的狀態來

自精神的疲弱，而且只會越來越萎縮。因此，人要去做「慎獨」的工夫，就是謹慎面對生命本質就是獨立的事實，每回想通這件事，就能安於自己的獨立，並能珍惜他人的存在，珍惜他人還願意跟著你去「感同身受」，如此就會產生在健全的人格裡「互賴」（不再是「依賴」如此單向）的事實。這個「泰山悟道」的實證經驗，使敝人真的看懂《大學》與《中庸》在說什麼，由看懂「慎獨」兩字而跟著看懂其他言語，不斷翻閱，都會翻滾出大量深摯的體會，這使得敝人開始重拾人格的自信，往日長期在面對關注心靈的朋友，其關注只在使自身受益，毫不在意社會國家甚至人類是否能受益，在道家的基本情調裡，會動輒嘲諷敝人懷抱蒼生的理想，至此對敝人已經再無影響，敝人不僅回歸童年即相認過的儒家，更開始能體會儒學的工夫論。

大象書院的辦學雖然徹底失敗了，敝人卻由泰山帶回自家體會出的心學，並更明白心學與書院要相互幫忙，纔能產生收拾社會這片心靈殘局的能量，敝人如果沒有心學，就無法對人間產生說服性，沒有書院，則心學就沒有獲得傳播的機會，因此書院就是敝人能闡發心學的根基。書院建築的典雅空靈，當前的學校根本無法望其項背，現在我們的學校只能培育庸材，卻無法涵養出經天緯地的棟梁，癥結就在學校建築的粗糙簡陋，沒有任何美感能說，自身就不知典雅空靈是什麼意思，如何去烘蘊學生的人格？敝人後來去劍橋大學與牛津大學參觀，看見裡面每一棟建築都像是會說話的房屋，充滿著數百年來人文的深味，踏在路上都覺得有人活著很有尊嚴，就不免會想台灣的「全盤西化」真不知怎麼學來這副德性？

而任憑著我們的書院在台灣逐漸傾圮，或把它當作寺廟來管理，或把全盤破壞重建出的新屋當作「古蹟修復」，不能讓古蹟真活化，再發揮其傳播儒學振興文化改善世道的機能，這是政府什麼樣的文化政策呢？大象書院結束的該年夏季，由於敝人更痛感台灣意識強烈的人士架構出的台灣文化，與敝人的認知差異實在太過懸殊，為要替台灣往日的歷史搜尋出較深刻的文化印記，加緊保存書院在台灣的故事，並替自己要做的事累積說話的份量，敝人開始繞著台灣南北來回奔波，去做各縣市書院的田野調查，並逐漸累積文章，寫出《台灣書院調查》這本書。該年，敝人開始確認，敝人說的心學，其全稱為「心靈儒學」，不同於民國新儒學把儒學給理性化，我們該恢復儒學的靈性本來面目。